

5、从药品到迷醉剂

在发现LSD后的最初几年，它给我带来了那种任何药物化学家都会感受到的、那种当知道制成的一种化合物可能会发展成有价值的药物时的愉快和满足。因为研制新药是一个制药化学家研究工作的目标，他或她工作的意义就寓于其中。

LSD的非医学使用

50年代末，在十多年不间断的对LSD进行科学研究和药物应用探索之后，我作为LSD之父的愉快感被蒙上了阴影。LSD被卷入了迷醉剂狂热的风潮之中，开始席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家。奇怪的是LSD如此之快地扮演了迷醉剂这个新角色。有一个时期，至少从名声来说，它甚至成为独占鳌头的迷醉剂。LSD作为迷醉剂的传播带来了不断出现的因不谨慎、无医学监视而引起的不幸的事故。它越来越成为我本人和山道士制药公司的一个“惹事生非的孩子”。

显然，一种物质只要有这样奇异的对精神感受和内外部世界体验的效应，就会引起医学科学以外的兴趣。但是我没有预料到这个有神秘莫测的、有深奥效应的LSD，它与欣快药的特性那么不一样，竟会在世界范围内被当成迷醉剂。我曾预料到医学界以外的艺术家们—演员，画家和作家会对LSD产生好奇和兴趣，但是没有想到普通人也会如此。自前面已提到的在本世纪初关于仙人球毒碱的科学论文发表之后，这种与LSD有类似精神效应的化合物的应用只限于医学及艺术家和文学家圈子内的实验。我曾料想LSD会有相同的命运。确实，LSD最初的非医学自体实验是在作家、画家、音乐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中进行的。

据报导服用LSD能激发起非同一般的美学体验，并能对创造过程的本质赋予新的洞察力，由此艺术家们的创造工作也受到非常规方式的影响。作为一种新发展出来的特殊艺术类型，幻觉艺术已广为人知，它包括LSD和其他致幻剂影响下产生的创作，这些药物在此是作为刺激物和灵感源泉。这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出版物是马斯特斯(Robert E.L.Masters)和休斯敦(Jean Houston)的《心理致幻艺术》(Psychedelic Art)(Balance House,1968)一书。幻觉艺术的作品不是在药物起效期间创造出的，而仅是在后来，在艺术家受到这些体验激发后创造的。只要迷幻状持续，创造活动即使不是完全停止，也是被妨碍，因为涌现出来的影像太美妙、太迅速，无法被描绘和制作出来。占压倒性优势的视觉麻痹了活动，所以直接来源于LSD迷幻的艺术作品大部分水平粗糙，它们值得重视不是因为其艺术价值，而是因为它们是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借此可以深入了解到艺术家的被LSD激活并进入意识层的最深层的精神结构。这一点后来被慕尼黑精神病学家哈特曼(Richard P.Hartmann)主持的由30位知名画家参加的大规模实验所显示。他将实验结果发表于他的专著《无意识中的绘画：画家们的LSD实验》(Mlerei aus Bereichen des Unbewussten: Kunstler Experimentieren unter LSD)(Verlag M.Du Mont Schauberg, Cologne, 1974)。

LSD实验还成为探索宗教和神秘体验本质的新动力。研究宗教的学者和哲学家们在讨论是否在LSD迷醉期间常被发现的宗教和神秘体验是真实的，即与自发的神秘宗教启蒙是否是一样的。

这种与医学研究有时平行、有时随后的非医学的、但却最热切的LSD使用，在1960年代初越来越普遍，LSD的使用以流行病一般的速度遍及所有社会阶层。在美国迷醉剂滥用的风潮之中，LSD作为一种耸人听闻的迷醉药被人们使用。然而并不像一些肤浅的观察家所声称的那样，大约从20年前开始在美国迅速泛滥的药物滥用，是LSD发现的结果，而是有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物质主义、由工业化和增长的城市化导致的与自然的疏远、对就业于机械化的、毫无生气的工作环境的不满意、在一个富足社会中的无聊和无目标，以及缺少一种宗教的、有教养的和有意义的人生的哲学基础。

甚至药物使用的热心倡导者都把LSD的存在当成命中注定的巧合——它恰好在这时被发现，是为了帮助那些在现代社会里遭受折磨的人们。毫不令人吃惊，LSD作为迷醉剂首先流行于美国，一个工业化、城市化、机械化，甚至农业上都是最先进的国家。这些也是导致和LSD浪潮同时发展起来的嬉皮士运动产生和发展的相同因素。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值得调查一下致幻药的使用在什么程度上促进了嬉皮士运动，以及相反嬉皮士运动如何促进了致幻药的使用。

LSD从医学和精神病学领域传播到麻醉药圈子，是由耸人听闻的有关LSD实验的出版物所引发和加快的。虽然这些实验是在精神病诊所和大学中进行的，但是它们没有在科学期刊上被报导，而是在杂志和日报上被添油加醋地发挥了。记者们使他们自己像豚鼠一样被用来做实验。例如，凯茨(SidneyKats)在加拿大Saskatchewan医院参加了由有名的精神病学家指导的LSD实验，但是他的体验并没在医学杂志上发表，相反，他在他自己的杂志《麦克莱恩加拿大国家杂志》(Maclean's Canada National Magazine)上发表了题为《我成为疯子的12个小时》的文章，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花哨的详情。发行量较大的德国杂志《快》(Quick)，在其1954年3月21日第12期中报导了画家莱勒尔(WilfriedZeller)在维也纳大学精神病诊所服用‘几滴麦角酸’后的耸人听闻的目证，题为《一个勇敢的科学实验》(Ein kuhnes wissenschaftliches Experiment)。大量诸如此类的文章有效地为LSD作了大众宣传，再举一个例子：《了望》(Look)杂志1959年9月号的长篇插图文章《全新的卡里·格兰特幕后的神奇故事》(The Curious Story Behind the New Cary Grant)，肯定为LSD的扩散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位著名的电影明星在加利福尼亚一个有名的诊所的心理治疗中使用了LSD。他告诉《了望》杂志的记者，他一生都在寻找内心世界的平静，于瑜伽、催眠术和神秘主义并没能帮助他，只有LSD治疗把他变成一个全新的、有更强大的自我的人，所以在三次受挫的婚姻之后，他现在相信他自己确实能够去爱并使女人幸福。

但是LSD从药物到迷醉剂的转化主要是被哈佛大学的莱雷(TimothyLeary)博士和阿尔帕特(RichardAlpert)博士的活动促进的。我会在后面的章节讲到莱雷博士的更多详情和与这位以LSD倡导者闻名的人物会面的情况。

一些更详细介绍 LSD 神奇效应的书籍也出现在美国市场上，这里只提及其中最重要的两本书：邓赖普 (Jane Dunlap) 的《探索内在的自我空间》(Exploring Inner Space)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New York, 1961) 和纽兰德 (Constance A. Newland) 的《自我和我》(My Self and I) (N A.L. Signet Books, New York, 1963)。虽然 LSD 在这两本书中都是被用于精神病治疗范围的，但是，这些作者是为大众而写的，于是成了畅销书。纽兰德的那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女人用精神病学最新药物 LSD25 所做的勇敢试验中的私人的和完全坦率的记录》(The Intimate and Completely Frank Record of One Woman's Courageous Experiment with Psychiatry's Newest Drug, LSD 25)，她详细地描述了如何治愈了她的性冷淡的隐私详情。在这样一种宣称之后，完全能想象得出好多人都想亲自尝试这种奇妙的药。由这样的报导产生的错误观点——即仅简单服用 LSD 就能足以达到神奇效应和使自己发生改变——很快导致用这种新药做自体实验的广泛传播。

客观的、信息丰富的关于 LSD 及其问题的书也是存在的，像精神病学家科恩 (Sidney Cohen) 医生出色的著作《内在的超越》(The Beyond Within), Atheneum, New York, 1967)，清楚地揭示了不负责任地使用 LSD 造成的危险。但是这样的警告没有能力阻止 LSD 的流行病。

由于一些 LSD 实验常常是在对离奇的、不可预料的和深刻的效应的全然无知情形下进行的，而且也没有医学指导，所以经常导致不良结果。随着 LSD 在违禁药圈子中使用的增加，“恐怖旅行”增多了——LSD 试验导致了不知所措和恐慌的状态，经常引起事故，甚至犯罪。

1960年代初出现的快速增长的LSD的非医学使用，部分原因是那时大多数国家的违禁药品法律还不包括LSD。因为这个原因，吸毒者把非法的麻醉剂换为当时仍然合法的LSD。而且，山道士公司对LSD产品的最后一个专利在1963年到期了，从而进一步解除了非法生产LSD的障碍。

LSD在毒品圈子中的泛滥造成我们公司一种无成就的和费力的负担。国家控制的实验室和卫生当局要求我们作关于LSD化学和药理学性质、稳定性和毒性的报告，并要求我们提供对收缴的药物样品的分析方法，及人体、血液和尿中的LSD的分析方法。LSD的滥用也带来了大量的通讯，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有关因滥用LSD引起的事故、中毒、犯罪行为等等的咨询。所有这些意味着大量的，无收益的负担，山道士公司企业管理层对此很不满意。因此有一天，公司当时的管理部主任斯托尔教授以责备的口吻对我说：“我宁愿你没有发现LSD”。

那段时间，我时常被疑虑所困扰，是否LSD的有价值的药理和精神效应比它因滥用所致的危险和可能的伤害更重要？LSD是否是上帝对人类的赐福，或是诅咒？当我想到我这“惹事生非的孩子”时，我常常问自己。我研制出的其它药品，Methergine, Dihydroergotamine和Hydergine并没给我带来这么多问题和困难。它们不是惹事生非的孩子，没有引起滥用的不良性质，它们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发展成治疗上有价值的药品。

。

LSD的名声在1964年到1966年达到了顶点，不仅有被毒品狂热者和嬉皮士们满腔热情地声称的LSD的奇妙效应，而且还有LSD影响下的事故、精神崩溃、犯罪行为、谋杀和自杀的报告。真是不折不扣的LSD歇斯底里症的大流行。

山道士公司停止提供LSD

鉴于这种情况，山道士公司管理层被迫发表了关于LSD问题的声明，并公开宣布了要采取的相应措施。以下是当时山道士公司药物部主任瑟莱蒂(A.Cerletti)博士于1965年8月23日签署的有关文件：

关于LSD 25和及它致幻物质的决定

自从阿尔伯特_霍夫曼在山道士实验室发现了LSD25，已经过去了25年多。当这个发现的根本的重要性可以被它对现代精神病研究的发展的影响所估价时，同时必须承认它也给这个产品的所有者山道士制药公司带来了责任上的沉重负担。

研究所得到的具优异生物性质的新的化学制品，除了由合成所显示的科学上的成功之外，通常第一个关键步骤是向营利的方向发展出一种新药。但是LSD的情形很快变得清楚了，尽管这种化合物具有的优异的性质，或宁愿说因为这些性质的自然特点，虽然自从1938年第一次合成以来，LSD完全被山道士公司拥有的专利所保护，其实践探索的通常方式还是无法预料的。

另一方面，从山道士实验室进行的动物和人体的初期研究中得出的所有证据表明，这个化合物能在神经病学研究和精神病学中充当一种研究工具的角色。

因此，山道士公司当初决定为世界各地合格的实验室和临床研究人员免费提供LSD。这个广阔的研究领域曾被辅以必要的技术条件，并在许多情形下也获得了经济资助。

大量科学文献清楚地证明了近20年所遵循的这一政策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文献主要发表在国际生物化学和医学刊物，并系统地列在山道士公司编辑的《山道士公司LSD参考文献》和《Delysid文献目录》中。通过行使这种“崇高的责任”并依照最高标准的医学伦理和各种自我强化的谨慎和限制，使得许多年来都尽可能地避免了滥用(即被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的人使用)，虽然说具有独特中枢神经系统活性的化合物总是与滥用相联系。

尽管我们如此谨慎，LSD滥用的情形还是不时在各种情况下发生，山道士公司完全不能控制。近期，这种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在世界某些地区已经到了威胁公众健康的地步。这种情形现在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基于以下一些原因：

(1)、遍及世界范围的对LSD误解。这是由不断增多的旨在用哗众取宠的故事和证词这样的宣传来煽动大众对LSD的极大兴趣而引起的；(2)、大多数国家没

有控制和管理像LSD这样的药物的生产和批发的适当法律；(3)、用发酵程序大批生产麦角酸，已经彻底解决了曾经因技术限制无法大量获得LSD的问题。自从1963年LSD的最后一个专利到期，我们毫不意外地看到更多精细化学品商人索取高价向LSD狂热者提供来源不明的LSD。

考虑到以上所提到的所有情形以及现已失控的对LSD的极大需求，山道士药物管理层决定立即停止所有进一步的LSD生产和批发。这同一政策也适用于所有具有致幻性质的LSD衍生或类似物，包括赛洛西宾(Psilocybin，又译为“裸盖菇素”，化学名为“磷酸羟基二甲色胺”——中译者注。)和赛洛欣(Psilocin，又译为“脱磷裸盖菇素”，化学名为“羟基二甲色胺”——中译者注。)以及它们的致幻类似物。

在一段时期，山道士公司完全停止了对LSD和赛洛西宾的供应。大多数国家随后宣布了严格的关于拥有、分发和使用致幻剂的法律，如果医生、精神病诊所和研究所能够获得从各自的国家卫生当局得到使用这些药物的特别许可证，就可以被提供LSD和赛洛西宾。在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为有执照的研究机构分发这些物质。

但是，所有这些立法的和官方的谨慎措施对LSD在吸毒者中的使用影响很小，然而另一方面，这些法规已经并正在妨碍LSD在药物-精神病学上的应用及生物学和神经病学对LSD的研究，因为许多研究人员害怕自己被贴上一个与获得LSD使用许可有关的“红标签”。LSD的坏名声——即它被描述为“疯子药”和“邪恶的发明”，进一步造成了许多医生在他们的精神病实践中回避使用LSD。

最近这些年，LSD在媒体中的喧嚣已经平静下来，LSD作为致幻剂的使用也减少了，这样的结论至少可以从极少有关于服用LSD而引起的事故和其它遗憾事件的报告而得出。但是，LSD事故的减少，可能不是单单是因LSD使用的减少，而可能是那些娱乐性的使用者随著时间的推移，更加意识到LSD的特殊效应和危险，并在使用时更加小心。确实，一度曾被当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第一位迷醉剂的LSD已经让位于像印度大麻(hashish)这样的麻醉品，以及甚至像海洛因和苯丙胺这样有成瘾性的、对身体有更大破坏性的其它药物。最后提到的这两种毒品反映了现今社会和公共卫生中的令人不安的问题。

LSD非医学实验的危险

LSD在精神病的职业性应用中几乎没有危险，但在医疗实践之外，没有医生指导下服用这种药物易引起各式各样的危险。这些危险一方面取决于与非法毒品使用有关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LSD精神效应的独特性。

那些主张无控制、自由使用LSD和其它致幻剂的倡导者们有两个辩解：(1)、这类药无成瘾性；(2)、至今还没有证据显示因适当使用致幻剂引起的对健康的危害。这两点都对。真正的成瘾性以停药后出现精神的以及通常严重的身体不适为特征，这样的成瘾性，即使在经常使用LSD或很长一段时期内反复使用LSD的人身上也没有观察到。也没

有直接由LSD迷醉引起的机体伤害或死亡的报导。正如在“LSD的动物实验和生物学研究”一章中详细讨论的那样，与其不寻常的极强的精神活性相比，LSD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无毒的物质。

精神病样反应

但是，与其它致幻剂一样，LSD的危险在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方面。像鸦片、苯丙胺等成瘾麻醉剂对精神和身体的危险是在长期使用时出现，LSD的可能的危险性则存在于每一次实验中。这是因为严重的迷惘状态能在任何LSD迷幻中出现。确实，通过认真对实验和被试者进行准备，这类问题大部分能被避免，但是肯定不能完全排除。LSD危机类似于有躁狂或抑郁特点的精神病发作。

在躁狂、亢奋的状态下，万能的或有强大无比的能力的感觉能导致严重的伤害。有些事故是发生在处于迷幻状态的人思维混乱时——他们相信自己不会被伤害，于是走在行驶的车辆前，或者相信自己会飞而从窗户跳出去。但是，这类LSD事故并不像一个人读了那些经大众传媒哗众取宠般夸大的报导后所想象的那么普遍。尽管如此，这样的报导也须当成严重的警告。

另一方面，1966年传遍世界的一则有关一个谋杀嫌疑人在LSD影响下行凶的新闻则不可能是真实的。这个嫌疑犯是纽约的一个年轻人，被指控杀了他的岳母，在被捕后，他立即解释说不知道所犯的罪行，因为三天来他是在LSD的迷醉状态之中。但是，即使服用最高剂量LSD，其迷幻也最多只持续12小时，重复的服用只会带来耐药性，也就是说多服的剂量是无效的。除此之外，LSD迷醉的特点是人能准确地记住其经历。大概这个案件中的被告想要以心智不全的状况为借口，希望得到宽大。

如果在一个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对其施用LSD，则精神反应的危险会特别大。苏黎世大学精神病诊所在对LSD初期的研究中所发生的一个事件表明了这一点。那是在发现LSD后不久，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开这种玩笑的危险，同事们开玩笑地把LSD暗中加到进一位年轻医生的咖啡中，于是这位年轻人想要在摄氏零下20度(华氏零下4度)时游跨苏黎世湖，人们不得不用强力把他阻止。

当LSD导致的迷醉状态表现为抑郁的而不是躁狂的特点时，危险也是不一样的。在这样的LSD实验过程中，恐怖的视觉、死亡的困扰或惧怕发疯的心态都能导致严重的精神崩溃甚至自杀。这样的LSD经历就成了一种“恐怖的旅行”。

有一位奥尔森(Olson)博士的死亡，就是因为在美国军队的药物实验中，他在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就被施用了LSD，他随后从窗户上跳出去自杀了，此事引起了特别的轰动。他的家庭不明白这么一位安静的、能自控的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行为。直到15年后，在关于这个实验的秘密报告被发表后，他们才知道真相，美国总统公开向家属道了歉。

为使LSD实验有正面结果，减少产生精神问题的可能性，其条件一方面取决于被试者个人，另一方面取决于实验的外部环境。内部的、个人的因素称为布景(set)，外部条件称为背景(setting)。

在LSD迷幻期间，感觉器官被高度激发，一个客厅的或室外地点的优美环境能被特殊的感受力所感知，所以这样一种愉快感就对实验进程有重要的影响。试验中出现的人物、他们的外在形像和他们的个性特点也是对实验起决定作用的背景的一部分。音响环境同样重要，甚至无害的噪音也能变成折磨。相反，美妙音乐能产生幸福的体验。如果LSD实验在丑陋或嘈杂的环境中进行，就有更大的产生包括精神病样危机在内地不良结果的危险。如今这个布满了机器和装置的世界提供了更多的景物和各种噪音，它们很可能在感觉超敏感期间引发恐慌。

与LSD体验的外部环境同样重要的是实验者的精神状况，即他们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们对此药的体验的态度和他们对此的期望。甚至无意识的愉快或恐惧的情绪都能产生影响。LSD倾向于增强实际的精神状态。愉快可以被提升到狂喜；抑郁可以被加深到绝望。所以，用LSD去治疗抑郁症是能想见的最不适当的方式。在烦恼、不愉快或恐惧状态下服用LSD是危险的，实验很可能以精神崩溃而告终。

对于那些性格不稳定，易于有精神病样反应的人，LSD实验应该完全避免。LSD对这些人的冲击，可能引发潜在的精神病，造成永久的精神伤害。

从尚未成熟的角度讲，很年轻的人的精神状态也应该也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受到像LSD引发的那种新奇的知觉和情绪的强烈冲击，就可能使敏感的、仍在发育起的精神器官受到危害。对18岁以下的青少年在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的范围内使用LSD，在职业范围内都是不鼓励的，我的意见也是如此。青少年们大多仍未与现实建立起一种稳定和坚实的关系，在对新的维度的现实进行很刺激的体验之前，这样一种关系是需要的，从而能使得新的体验能被有意义地整合到世界观之中。青少年的LSD体验不仅不能导致更广阔和更深刻的现实意识，这种体验将反倒会导致不安全感 and 失落感。由于青年人感知觉具有栩栩如生的特性和极强的体验能力，自发的神秘体验比成年后来得更频繁。基于相同的原因，精神刺激剂不应该用于青少年。

即使对健康的成人，即使具有所讨论过的准备和保护措施的协助，LSD实验仍可能失败，造成精神病样反应。因此我极力推荐医学监督，即使对非医学的LSD实验也是如此。这包括实验前的健康状况检查。医生不必出现在LSD实验现场，但是医学援助要时刻准备好。

急性的LSD精神病样反应可以通过注射氯丙_或其它此类镇静剂使病程缩短，并将病情快速可靠地控制。

保证能有一个熟悉的人在场，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寻求医学帮助，这也是这类实验中必不可少的。虽然LSD迷幻状态大多数以沉浸在个人内部世界为特点，有时也出现要与入接触的深切渴望，尤其是在抑郁阶段更是如此。

黑市上的LSD

非医学的LSD使用能带来与前面所讨论的完全不同的危险：因为大多数从毒品圈子得到的LSD来源不明。不论从质量上还是剂量上讲，黑市上的LSD制品都是不可靠的。它们几乎从来都与声称的含量不符，大多数LSD制品含量不足，常常根本没有LSD，但是有时甚至太多。许多情形下，其它药品甚至毒物被当成LSD贩卖。这些看法是由我们实验室分析大量从黑市上得来的LSD样品得出的。这也与国家药品控制部门的经验相一致。

从违禁药品市场得到的不可靠的LSD制剂的药力能导致危险的剂量过高。LSD实验的失败常常被证明是由过剂量引起的，它造成严重的精神的和身体的崩溃。但是，报导所假定的致命的LSD中毒并没有得到证实。详尽查验这些例子总是能找到其它起因。

下面我援引一个发生在1970年的例子来说明黑市LSD的可能的危险性。我们从警察那儿得到一种被当成LSD出售的药粉，它是从一位处于危急状态的住进医院的年青人那儿取获的，他的朋友也服用了这种粉剂并由此死亡。分析结果显示这种药粉不含LSD，但却含巨毒的生物碱马钱子碱。

如果大多数黑市LSD制剂含量比所声称的剂量少，或常常完全没有LSD，其原因要么是有意的伪造，要么是这种物质极不稳定。LSD对空气和光线非常敏感。它被空气中氧气的氧化所破坏，它在光线影响下能转化成一种无活性的物质。这些因素在合成，特别是在生产稳定的、能储存的LSD制剂期间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声称LSD容易制成，或每个化学专业学生在简陋的实验室都能制成LSD是不正确的。LSD的合成的步骤的确已经发表了，每个人都能得到它。有了这份详细的步骤在手边，只要能获得纯麦角酸，化学家们就能够进行合成，但是，现今拥有纯麦角酸要依照和LSD一样严格的管理。为了从反应溶液中分离出纯结晶状LSD并制成稳定制剂，需要特别的装置和不太容易获得的特殊经验，因为前面提到的这种物质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只有在避光的完全无氧的安培瓶中，LSD才完全稳定。山道士公司生产的安培制剂，1CC水溶液含100微克(=0.1毫克)LSD酒石酸(LSD酒石酸盐)，是为生物学研究和药用而制造的。LSD片剂含有抑制氧化的添加剂，虽然不完全稳定，至少能保存较长时间。但是，通常在黑市上见到的LSD制剂—含有LSD溶质的糖块或吸纸—在几星期或几个月中就能被分解。

像LSD这样一种非常强效的物质，正确的剂量极端重要。在这里帕拉塞尔瑟斯信条 (tenet of Paracelsus, 帕拉塞尔瑟斯 1493-1541, 是瑞士著名的医生和炼丹家, 根据他的临床观察和实践, 他注意到某些疾病是由外因引起的, 而不是当时流行的粘液失调说, 他由此用他发明的化学药剂治疗这些病。—中译者注。)依然正确: 剂量决定了一种物质是作为药物还是毒药。但是, 被控制得精确的剂量是不可能从黑市制品中得到的, 它们的活性强度是不可能保证的。所以, 非医用LSD实验的最大危险之一是使用不知出处的制剂。

莱雷博士的事例

以药倡导者角色闻名于世界的莱雷 (Timothy Leary) 博士，在美国非法 LSD 使用的传播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巨大影响。1960 年莱雷在墨西哥度假时，吃了他从一个巫师那儿买的传奇的“神圣蘑菇”。在这种蘑菇产生的迷幻状态中，他进入了一种神秘主义-宗教的狂喜状态，他把这描述为他生命中最深刻的宗教体验。从此，这位当时在麻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大学作心理学讲师的莱雷博士，就完全把自己奉献于研究心理致幻药物的效应和其可能的用途。和他的同事阿尔帕特 (Richard Alpert) 博士一起，在大学里开始了用我们那时生产的 LSD 和赛洛西宾 (磷酸羟基二甲色胺) 所作的各种各样的研究。

他们在 LSD 和赛洛西宾的帮助下，用科学方法测试了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神职人员和牧师的神秘宗教体验，以及艺术家和作家创造力的促进。甚至像赫胥黎 (Aldous Huxley, 1894-1963, 英国著名作家，后移民美国—中译者注)，科斯特勒尔 (Arthur Koestler, 1905-1985, 英国著名作家—中译者注) 和金斯伯格 (Allen Ginsberg, 1926-1997, 美国诗人—中译者注) 这样的人也参加了这样的研究。这些实验特别考虑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被试者的精神准备和期望值，以及实验的外部环境能够影响心理迷幻状态的进程和特征。

1963年，莱雷博士给我寄来了这些研究的详细报告，在报告中，他热情地告知了从实验中得到的正面结果，并表示他相信使用这些活性化合物是有好处并大有前景的。与此同时，山道士公司收到了从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由莱雷博士签署的要求提供100克 LSD 和25公斤赛洛西宾的申请。这样极大量的需求(所要的量相当于一百万个剂 LSD 和二百五十万剂赛洛西宾)是根据所计划的对组织、器官和动物的研究做出的。我们同意在对方获得美国卫生当局产品进口许可证的条件下供货。我们立即收到了上面提到的 LSD 和赛洛西宾数量的订单，并附有10000美元的支票作订金，但是没有需要的进口许可证。莱雷签署了这个订单，但是他不再是哈佛大学的讲师，而是他最近建立的组织“内在自由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Internal Freedom, IFIF)的主席。除此之外，我们通过询问有关的学院院长之后得知，哈佛大学当局没有批准继续进行莱雷和阿尔帕特的研究项目，于是我们取消了我们的供货并退回了支票。

不久以后，莱雷和阿尔帕特被哈佛大学解除了教职，因为他们最初在学术环境进行的研究失去了其科学性，这些实验变成了 LSD 聚会。

这种 LSD “旅行”——即把 LSD 当成去身心体验在新世界进行冒险旅行的门票——成为年轻学人近期激动人心的时髦，它从哈佛大学飞速传播到其他学校。莱雷的学说——即 LSD 不但能用来寻找神力和发现自我，而且还确实是至今发现的最有效力的春药——肯定相当关键地促使了 LSD 在年轻一代中使用的快速传播。莱雷后来在花花公子月刊的采访中说，LSD 能够加强性体验和性狂喜的是 LSD 风靡的主要原因之一。

被哈佛大学开除之后，莱雷从一个从事研究的心理学讲师完全转变成心理幻觉运动的救世主。他和他在IFIF的朋友们在墨西哥景色美丽Zihuatanejo城建立了一个心理幻觉研究中心。我曾接到莱雷博士的个人邀请去参加计划于1963年8月在那里召开的关于致幻药物的高层准备会议。我本来可以很高兴地接受这个重要的邀请，我已被许诺报销行程费用和免费住宿。我想从个人观察中了解这样一个致幻剂研究中心的方法、运作和整个氛围，当时有关该中心的一些有争议的、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当有争议的报导弄得沸沸扬扬。不幸的是，那时我工作上有事脱不开身，不能飞到墨西哥去获得这个有争议的事业的第一手资料。这个Zihuatanejo研究中心没有存在多久，莱雷和他的支持者们被墨西哥政府驱逐出境。但是，那时不仅已成为救世主，而且还成为幻觉运动的殉道者的莱雷，不久得到了纽约的年轻百万富翁希区科克(William Hitchcock)的帮助，这位富翁在他的纽约州米尔布鲁克(Millbrook)的大片地产上建了一座豪宅，让其作为莱雷的新家和总部。米尔布鲁克也是另一个幻觉及超越生活方式的基金会“卡斯塔尼亚基金会”(the Castalia Foundation)的总部所在地。

1965年莱雷在去印度的旅行中皈依了印度教。第二年，他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精神发现联盟”(the League for Spiritual Discovery)，其简化的字头即是“LSD”。

莱雷对青年人的宣言，浓缩于他著名的口号“激发，调入，退出！”(Turn on, tune in, drop out!)此口号成了嬉皮士运动的中心教义。莱雷是嬉皮士运动狂热的奠基人之一。口号中的最后一句，“退出”即是挑战性地逃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背向社会，放弃学校、学业和职业，在心灵被LSD“激发”后，使自己完全致力于真正的内在世界，研究自己的神经系统。这个挑战最终超过了心理和宗教范围，而带上了社会和政治的意义。因此，不难理解，莱雷不仅变成大学里和他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同事中放浪形骸的典型，而且还引起政治当局的愤怒。他由此受到监视、跟踪、最终被关进监狱。他在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各一次的10年监禁的重刑，都是因拥有有LSD和大麻，另一次判刑是以走私大麻而判的30年徒刑(后来被推翻)——这些从重判决显示对对违规的惩罚仅仅是借口：真的目的是把这个年青人的教唆犯关起来，用别的罪名对他无法起诉。1970年9月13—14日的夜晚，莱雷设法从位于圣路易奥比斯波(San Luis Obispo)的加利福尼亚州监狱逃出来了。在经阿尔及利亚去欧洲绕行的途中，他与在那里流亡的黑豹运动(Black Panther，这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个主张以暴力方式争取黑人和少数民族权利的政治组织——中译者注。)的领袖卡利维尔(Eldridge Cleaver)建立了联系。莱雷来到了瑞士并申请政治避难。

与莱雷会晤

莱雷博士和他的妻子罗斯玛丽(Rosemary)住在瑞士西部的度假城Villars-sur-Ollon。通过莱雷的律师马斯托纳蒂(Mastronardi)博士牵线，我们之间建立了联系。1971年9月3日，我在罗山(Lausanne)火车站的快餐店里于莱雷博士见了面。我们的问候是热忱友好的，这是我们由LSD所结的重要关系的象征。莱雷中等个、消瘦、充满活力，他的褐色的脸膛被灰色微曲的头发包围着，朝气蓬勃。他有一双明亮的、玩笑的眼睛。这使得莱雷有几分网球冠军的样子，而不像前哈佛大学的讲师。我们乘车去了布其隆

(Buchillons)，在A la Grande Foret饭店的室外凉亭里，LSD之父和LSD倡导者之间的对话终于在一餐鱼宴和白葡萄酒中开始了。

我表达了对在哈佛大学进行的LSD和赛洛西宾研究的遗憾，开始它们是那么有希望，结果却退化到了不能在学术环境中进行的地步。

但是，我对莱雷最大的异议是担心在少年中宣传LSD。莱雷并没有企图驳斥我关于LSD对年轻人有危险的意见。但是他坚持说我没有理由指责他引诱不成熟的人使用麻醉剂，因为从信息和生活经验来说，美国的十几岁的人与欧洲的成年人相当。由于营养过剩和智力上的停滞使美国人成熟得早。因为这个原因，他认为，LSD体验是有意义的、有用的和使人变得丰富的，即使对很年轻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在这次交谈中，我进一步不同意莱雷为他的LSD和赛洛西宾研究所作的大肆宣传，他邀请了日报和杂志的记者去参加他的实验，并调动了广播和电视宣传。由此，工作的重点就放到了宣传而不是客观的信息上了。莱雷为他的宣传辩护说，因为他觉得这他重要的使命去使LSD闻名于全世界。这种传播的压倒性的积极效果，最主要在美国年青一代中的正面效果，使得任何微不足道的损害，任何由不适当使用LSD造成的遗憾事件，相比较而言都是不重要的，不过是小小的代价而已。

在这次交谈中，我确信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莱雷为毒品的倡导者是不公平的。他对所追求的具有益身心效应的致幻剂LSD、赛洛西宾、仙人球毒碱、印度大麻等，与他反复警告并反对使用的成瘾麻醉剂吗啡、海洛因等作了非常严格的区分。

在这次个人会晤中，我对莱雷博士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有魅力的人物，坚信他的使命，他幽默但不妥协地为他的观点辩护；他充满对致幻药物奇妙效应和良好结果的信仰。这种信仰使他心高气傲，因此，他倾向于低估或完全忽略实际操作困难、不愉快的事实和危险。莱雷也表现出对他的指控和他个人所处的危险(正如他后来的生活之路显示的那样)毫不在乎。

在莱雷旅居瑞士期间，我又偶然在巴塞尔又见过他一面，那是1972年2月，在旧金山的以收集药物文献见长的费茨·修·鲁得罗纪念图书馆(Fitz Hugh Ludlow Memorial Library)馆长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访问的时候，我们一起旅行到伯格(Burg)附近我在乡下的房子，在那儿，我们将前一年9月中的谈话继续进行下去。莱雷显得烦躁和难以接近，也许是由于暂时的身体不适，以致我们这次讨论没有多大成果。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莱雷博士。

那年年底，他离开了瑞士。他与妻子罗斯玛丽已经分居了，这次是由他的新女友哈考特-史密斯(Joanna Harcourt-Smith)陪伴，在奥地利作短暂停留，协助一个关于海洛因的纪录片的拍摄，之后他和女友去了阿富汗。在喀布尔机场，他被美国秘密警察的便衣认了出来，被押解回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路易奥比斯波监狱。

在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之后，他的名字又出现在 1975 年夏天的日报上，他被假释和提前释放。但是直到 1976 年初他才获得自由。我从他的朋友那儿听说，他现在专心研究航天旅行的心理问题，探索人的神经系统和星际太空的关系——也就是说，对这种问题的研究不会给他进一步带来与政府当局之间的麻烦。

在灵魂的宇宙中旅行

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盖尔帕克 (Rudolf Gelpke, 1928–1972, 瑞士人—中译者注) 博士以“在灵魂的宇宙中旅行”为题，描述了他自己的 LSD 和赛洛西宾自体实验的体验，它被刊登在 1962 年 1 月的《阿泰欧斯》(Antaios, 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巨人摔跤手—中译者注) 杂志上，这个标题也被用于对下列 LSD 实验的描述。LSD 旅行和宇航员的太空旅行在许多方面有可比性。这两个冒险计划就安全措施和目的性来说，都需要非常细心的准备，以减少危险并得到可能的最有价值的结果。宇航员不能永远在太空停留，LSD 体验者们也不能永远处于超越日常现实的状态，他们必须回到地球和日常生活中，新得到的体验须在此处被评价。

以下所选择的报导是为了证明 LSD 迷幻可以是非常不一样的。实验者决定参加实验的特定动机也是我在此选择下面这些报导的关键因素。无一例外，这里的选择不包括那些仅是出于好奇或把它当成一种高级欣快药而尝试 LSD 的人，而是包括那些为了要探索扩展对内心和外部世界体验的可能性的人，这些人想要借助这把药物的钥匙，打开新的“知觉之门”(布莱克语)(William Blake, 1757–1827, 英国诗人和艺术家—中译者注)；或再用盖尔帕克的比喻，用 LSD 去克服习惯的世界景观中的时空引力，从而达到对“灵魂的宇宙”的新的看法和理解。

随风起舞的灵魂

(1961年6月23日，13点整，0.075毫克LSD)

在服了这个约相当于平均剂量的LSD后，我和一位职业上的同事非常热烈地交谈到14点整。随后，我独自到了Werthmuller书店，在那儿，药性毫无疑问地开始发作了。我最明显觉察到的是，当我在书店最里面安详地翻阅那些书籍时，书的主题对我无关紧要了，而我四周随意的细节突然显著起来，不知怎的显得“富有意义了”。大约十分钟左右后，我被认识我的一对夫妇认了出来，不得不让自己陷入和他们的交谈，我承认交谈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愉快，虽然也不真的是痛苦，我“像是在很远的地方”听着这个交谈(甚至我自己说的话)。我们所讨论的事情(关于我翻译的波斯语故事集)“属于另一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我确实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毕竟前不久我还居住于其中，记得其“游戏规则”!)，但是我对它已没有任何情感上的联系。我对它的兴趣已被抹掉了，只是我不敢让自己注意这些。

在我设法离开他们之后，我步行穿过城市来到市场。我没有“幻觉”，看到和听到的每件事和平常一样，但是每件事又变成不可描述的样子；到处都是“不可觉察

的玻璃墙”。随著我走的每一步，我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我特别有印象的是我好像对面部肌肉失去了控制(我的脸肯定已经僵硬，完全没有表情，空空的、松懈的，像面具一样。我仍在行走唯一原因，是因为我记得我“早些时候”我在走，知道如何移动我自己。但是这种回忆越往后，我越不能确定。我记得我的手不知怎么的挡着我：我把它们放在我的口袋里，让它们晃荡，或交错在我背后(它们就像某些沉重的东西，必须随我们到处拖着，但没人确切知道如何拖。我的整个身体也有同样的反应。我不再知道它为什么在那里，也不知道我和它应该去何处。这类关于决定的所有判断能力都没有了，它们只能通过对过去的记忆，绕个弯子，费力地被重组起来。我就这么挣扎着走完了从市场到我家的这一小段路，大约15点10分才到家。

我并没有出现任何迷幻的感觉。我所体验的更像是一种逐渐的精神熄灭，它完全不吓人，但是我能想象从正常转变到某种精神错乱的过渡期会发生很类似的过程，自然后者的过渡期要长得多：只要病人对自己过去在正常情况下的记忆仍存在，这个与现实失去联系的病人仍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得正常：但是后来，当记忆模糊，并最终消失时，他就完全失去了这种自控能力。

我走进我自己的屋子后不久，这种“玻璃般的恍惚感”没有了。我坐下来，从窗户能看到外面。我突然欣喜起来：这扇窗户是大大地敞开的，另一方面，这个透明的游丝样窗帘是垂下的，现在，从窗外吹来一阵微风，与这些纱布及后面窗台上盆栽植物和叶子的卷须的剪影玩耍著，窗帘上被阳光勾画的轮廓在微风中颤动著。这个奇观把我完全吸引住了，我“陷入”其中，只看到这个优雅的、连续的波浪和在阳光和微风中摇曳的植物影子。我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在寻找它的名字，寻找它的法则，并在我已知的词汇中寻找这个“神奇的词”：死亡之舞([Totentanz, 德国诗人高斯(J.W.Goethe)和音乐大师李斯特(FranzLidzt)都曾以该词命名其作品——中译者注)，这是这个风和光在游丝的窗帘上显示给我的。它吓人吗？也许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但是一种极大的欢乐随后充满了我，我听到了这种宁静的音乐，甚至我的灵魂在和这被解救的影子在风的呼啸中起舞。是的，我明白了：就是这个窗帘，这个窗帘本身就是那个秘密，就是它所隐藏的“终极含意”。因此，干嘛要把这秘密撕开？这么做的人只会撕碎自己。因为“后面的东西”，即在窗帘后面，只是“虚无” ...

心灵深处的魔掌

(1961年4月15日，9点15分，0.150毫克LSD)

30分钟后，效应就开始了，伴有内在的强烈的烦躁，手发抖，皮肤发冷，上颚有金属味道。

10点整：房间里的环境转变成发着磷光的波浪，这波浪甚至从我的脚流遍整个身体。我的皮肤，特别是脚趾像被充了电一样；一种仍在持续增长的兴奋妨碍了所有清晰的思维...

10点20分：我缺少描写我现状的词语。好象有一个“另外”的完全陌生的人一点一点占据了我。很难写字(“被抑制”或是“去除抑制”？我不知道！)

这种越来越自我疏远的不祥过程唤起了我的无能的、被无助地抛弃的感觉。大约10点半，从闭着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数不清的，自己缠绕在红背景上的线。像铅一样沉重的天空好象要压倒一切；我觉得我的自我被压缩到其内部，我觉得我像一个缩小的侏儒...快到13点时，我逃离了房间中越来越沉闷的气氛，在迷醉越来越深的过程中，我与这房间完全格格不入。我坐到一个小空屋的地板上，背靠墙，从对面狭窄的墙上的唯一窗口，我看到一点灰白色有云的天空。这个景象在这会儿与整个大环境一样，正常但毫无生气。我很沮丧，我的自我好像这么讨厌和憎恨我，因为我不敢看镜子中的自己或者说镜子中那个(像是)另外一个人的脸(这一天，我甚至不顾一切地，反复地避免这样做)。我特别希望这个迷幻能最后完结，但是我的身体仍然完全在它的掌握之中。我想象我觉察到，它是怎样用一百条带着吸盘的臂膀绕住我的四肢，将我限制在它顽固的重压之下(是的，我实际上在一种神秘的节律中体验到这些；触电样接触，像真的一样，确实不可察觉，但是是不吉祥征兆送来了使者，我对它高声喊叫、谩骂、挑衅、并威胁要开战。“这只是你的自己内心邪念的投射”，“这是你的灵魂怪物！”另一个声音安慰我。这个念头就象一把闪亮的剑。它用救赎的锋利穿过了我。这些带着吸盘的臂膀从我身上掉下来，好象被割开了—与此同时，在敞开的窗户外，沉闷昏暗的灰白色天空突然闪烁起来，就像阳光普照的水面一样。当我如此着迷地凝视着它时，它(为我！)改变成了真的水：一股地下水向我涌来，它从那儿一下子涌出，翻滚着涌向我，想要变成一场风暴、一个湖泊、一片海洋，伴随着千百万个水滴—在这些水滴上，在每一个水滴上，亮光在舞动著...当这间屋子、窗户和天空回到了我的意识中时(13点25分)，这种迷幻确实没有完结—还没有，但是在随后两小时中我感受到的后续的体验，非常类似于暴雨过后出现的彩虹。

在盖尔帕克所描写的上述两个实验中，那种疏远于所在环境和疏远于个人身体的情形都被体验到了一除此之外还感到有一种外来生物、一个魔鬼占领了自己—这些LSD迷幻的特点反映在大多数研究报告中，尽管LSD体验还有其它多种多样的变化。在第一次我按计划进行的自体实验中，我已经描述了这种被LSD魔鬼占据的离奇体验。那时，焦虑和恐惧对我有特别强烈的影响，因为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个魔鬼会释放它的牺牲品。

下一个报告是一位画家历险体验的描述，它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LSD体验。这位艺术家访问过我，是为了想知道我对如何理解和解释LSD体验的意见。他的LSD实验导致了他个人生活的深刻转变，他害怕这只不过是错觉。我的解释是，作为一种生物化学制剂的LSD仅仅触发他的幻觉，而并没有创造它们，那些幻觉起源于他自己的心灵—我的解释使他对转变的意义产生了信心。

一位画家的LSD体验

.....因此，我和夏娃一起旅行到了一个偏僻的山谷。我以为在那自然之中，与夏娃在一起会是非常美好的。夏娃年轻迷人。我比她大二十岁，已经进入中年了。尽管我以前经历过由性爱恶作剧导致的悲伤结果，尽管把痛苦强加于那些爱我的和相信我的人给她们带来痛苦和失望，我又一次以抑制不住的冲动要作这次冒险，为了夏娃和她的青春朝气。这个姑娘让我着了魔。我们的关系确实刚刚开始，但是我觉得这种诱惑力比任何时候都强。我知道我再也忍不住了。这是我生命中第二次准备抛弃我的家庭、放弃我的职位、割断所有的亲情友情。我要竭力地、毫无顾忌地将我投入于和夏娃在一起的这个欲望的迷恋之中。她就是生命、就是青春。这欲望在再次从我心中涌出，我要一次又一次地饮完欲望和生命之杯的最后一滴，直到死亡和毁灭。让魔鬼最后把我抓走好了！我确实早已远离了上帝和魔鬼。它们对我来说只是人类的发明，是被多疑的不正直的一小撮人所利用，以压抑和充分利用轻信的、天真的大多数。我要和这些欺骗性的社会道德断绝关系，不惜代价去享受，我希望去享受，不在乎彻底毁灭。“对我来说，妻子算什么，孩子算什么——如果他们饿了，让他们去要饭。”我还觉得婚姻制度是一种社会欺骗。我父母的婚姻和我的熟人的婚姻好像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夫妇在一起，因为这更方便，他们习惯于此，习惯于“是的，如果这不是为了孩子...”在美好婚姻的外衣之下，每个人都在情感上折磨对方，直到矛盾激化到公开，或每人自管自顾。我内心的一切都反对这种整个生命只爱一个人、同一个女人的想法。我坦率地觉得这是令人反感和非自然的。在山间湖泊旁那个不祥的夏天的晚上，我的内心就处于这种状态。

那天晚上七点钟，我们两个人服用了比较大剂量的LSD，约0.1毫克。然后我们沿着湖边散步，又坐在岸边。我们往水里扔石头，望着形成的浪圈。我们觉得心里有一点儿不安。大约八点钟，我们进入了旅馆的休息室，要了茶和三明治。还有一些客人在那儿，说笑话和大笑。他们向我们眨眼。他们的眼睛奇怪地闪亮。我们觉得奇异和远离，觉得他们会注意到我们内部的异常。外面渐渐暗下来了。我们不得不情愿地决定回到我们的旅馆房间。没有亮光的一条路沿著黑暗的湖通向远处的客房。当我打开灯时，由岸边的路通往房子的花岗岩台阶，似乎一级一级地燃烧起来。夏娃一下子颤抖起来，吓坏了。“地狱一般”这个词进入了我的脑海，突然间恐惧传遍我的四肢，我知道：事情要变得不妙。从远处的村子里，传来了九点的钟声。

我们一进屋，夏娃就倒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我。没有丝毫可能会想到爱。我坐在床边，握住夏娃的双手。然后就感到恐惧。我们陷入了深深的难以言状的恐怖之中，我们两人都不能理解。

“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我央求夏娃，但是一次次，她的凝视避开我，然后她惊吓地大哭起来，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我们无处可去，外边是沉闷的夜晚和深深的黑色的湖。在公共的房子里，所有灯都灭了；人们也许都睡觉了。如果他们看到我会说什么呢？也许他们会叫来警察，然后所有事都会变得更糟。一个毒品耻辱事件(想到这些感到不能忍受而苦恼。

我们再也不能动了，坐在那里，周围是四面木墙，其木板连接处像地狱般地发光，变得更不能忍受了。突然，门被打开了，“什么可怕的东西”进来了。夏娃发疯地哭起来，把自己藏在被子下。又是一次惊叫。被子下的恐惧变得更厉害了。“向前看着我的眼睛！”我叫她，但是她把眼睛转回去，我意识到她已经神志不清了。我不顾一切地抓住她的头发，使她无法把脸从我这儿转开。我看到她眼中的恐惧。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敌意的和威胁的，好像待会儿每件东西都要攻击我们。我对自己说，你必须保护夏娃，你必须让她坚持到第二天早上，那时，药效就消退。然而，后来我又陷入了无名的恐惧。此时不再有时间或理由；好像这种状况将永远不会终止。

屋里的物品活生生地变成漫画状；四面八方的每样东西都在嘲弄般地冷笑。我看见夏娃的黄-黑条纹的鞋子，发现它们是这么刺眼，好像两只巨大的邪恶的马蜂在地上爬着。洗手池上的水管变成一个龙的头部，它的眼睛，即两个水龙头开关恶毒地看着我。我名字乔治进入了脑海，立刻，我觉得自己像骑士乔治一样，必须为夏娃而战。

夏娃的哭声把我从这个想法中拽出。浸在汗水和颤抖中的夏娃把我紧紧地抓住。“我渴”，她呜咽著。我用尽全力，没有放松夏娃的手，成功地给她拿来了一杯水。但是这水好像很粘稠，是毒药，我们不能用它解渴。两盏夜间台灯发出奇怪的光亮，如地狱之光。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

这是地狱，我想。这里确实没有魔鬼，但是我们可以觉察出它们，充满在屋里，用难以想像的恐惧折磨着我们。这是想象吗？是幻觉或是心理投射？(当面对存在于我们身体中并震撼着我们的恐惧这个现实时，这些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只有恐惧本身的存在。赫胥黎的书“感觉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显现在我脑海中，给我带来了短暂的安慰。我看着抽泣中的、被恐惧折磨着的夏娃，感到很懊悔和遗憾。她变得对我陌生了，我很难再认出她来了。她戴着一条精美的金项链，绕在脖子上的项链挂有一枚圣母玛丽亚(Virgin Mary, 圣母玛丽亚为耶稣之母—中译者注。)的饰物。这是她弟弟送给她的礼物，我注意到这枚项链发散出一种非常仁慈，抚慰的光芒，被纯粹的爱相连。可是惊吓又席卷而来，好像是我们的最后毁灭。我需要用尽全身力气强制住夏娃。我听到门外电表奇怪地发出极响的滴答声，好像过一会儿它就要给我发布一个最重要的、邪恶的摧毁性公告。所有僻静处和裂缝里又传出来了鄙视的、嘲笑的和邪恶的悄语声。在这极度痛苦之中，我觉察到了从远而来的牛铃声，像一首美妙的、有希望的乐曲。可是不久它又宁静下来了，恐惧和惊吓再次占据了我。我希望牛群再走近这所房子，就像一个落入

水中的人渴望得到救命的木板。但是所有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只有那威胁性的滴答声和电表的嗡嗡响环绕著我们，像一只隐身的恶毒的昆虫。

终于破晓了，我松了一大口气。我注意到百叶窗的缝隙是如何被点亮的。现在我可以放开夏娃，她已经安静下来了。她疲倦之极，闭着眼睛睡着了。我坐在床边，仍然处在震惊和深深的哀伤之中。我的骄傲和自信消失殆尽，所剩下的是一小堆悲苦。我在镜子里看我自己，非常吃惊：这一夜，我老了十年。我垂头丧气地凝视着夜间台灯的亮光和缠绕着的塑料电线的丑陋影子。突然间，灯光好像变得亮起来了，塑料电线开始发光和闪烁，它像水晶石和珠宝一样放射出各种颜色的光彩，高兴的感觉铺天盖地涌出。一下子，灯、房间和夏娃消失了，我发现自己在一片美妙奇异的景色中，可以和那个巨大的哥特式教堂的中殿相比，伴有无穷无尽的柱子和哥特式拱门。但是它们不是由石头，而是由水晶构成。蓝色的，黄色的，乳白色的和透明的水晶柱子围绕著我，就像野外森林中的树一样。它们的顶尖和拱在极高处消失。一道明亮的光进入我的眼内，一个美妙的温和的声音在亮光之中对我说话，我不能用我的耳朵听到它，而是感受到它，就好像它是一种清晰的想法从中产生出来一样。

我认识到在这过去的一夜的恐怖之中，我体验到我自己的个人状况：自私。我的自我主义使我和人类隔绝，导致了我的内在隔离。我只爱我自己，而不是我的邻居，只爱别人给我的满足，这个世界只为满足我的贪婪而存在。我变得残忍、冷酷和愤世嫉俗。因此，地狱显示出了我的自我主义和冷酷无情。对我来说一切都好像奇怪和远离，如此嘲弄和威胁。我盈满了泪水，悟出了真正的爱意味着放弃自私，是无私的爱而不是欲望搭起了人们心与心之间的桥梁。阵阵不可名状的喜悦流入我的整个身体。我体验到了上帝的仁慈。但它怎么可能照射到我的心中，特别是从这盏便宜的灯中放射出来呢？然后，内在的声音回答我：上帝寓于万物之中。

这次山间湖泊旅店经历使我确实明白了，在这个短暂的物质世界，还有一个永恒的精神的现实，那是我们真正的家，现在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对夏娃来说，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恶梦，我们不久就分手了。

生灵的欢乐之歌

我第一次 LSD 体验是在一个好朋友家，他当我的 LSD 指导。周围舒适、熟悉和令人放松。我服了用半杯蒸馏水混合的二安培瓶 LSD(200 微克)。这个体验持续了 11 小时，从星期六晚上 8 点到第二天早上将近 7 点。我没有能用于比较的确切标准，但是我肯定没有任何圣人看到过比这更壮丽或更欢乐美丽的幻影，或体验过更超越的极乐状态。我对这个奇迹的表达能力浮浅，远远达不到充分表达的程度，我对它只能作一个艺术水平不高的素描。只有借大师之手，用完美的调色板才可能进行充分的描述。我必须对我有限的个人能力表示歉意，我仅能用平淡的词汇描述我生命中最壮丽的体验。当初对别人在试图给

我解释那天堂般的幻影时的那些笨拙的、不流畅的尝试，我曾抱以的高傲的微笑，这种微笑现已转变成同谋者的会心的微笑——共同的经历是心照不宣的。

在服用LSD后的第一个想法是，它完全没有效应。他们告诉我30分钟后就会有最初的感觉，一种皮肤骚痒感。可是没有这种骚痒。我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被告知要放松和等待。因为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就凝视著桌上收音机的刻度亮光，随著一段我不知道的爵士乐点着头。我想是好几分钟后才意识到那个亮光在像万化筒样地改变颜色，随著不同音调的音乐，猩红和黄色在低音时出现，深紫在低音时出现。我笑起来。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的。只知道它已经开始了。我合上我的眼睛，但是这些彩色音符仍在那里。我被这显赫耀眼的颜色征服了。我试着要说，要解释我的所见的晃动闪耀的颜色。不知怎么的，这好像不重要。随著睁开的眼睛，各种发光的颜色在屋里弥漫，随著音乐节律，互相在每个之上折叠起来。突然，我意识到这些颜色就是音乐。这个发现好像不令人吃惊。应该特别被珍爱和保护的价值变得不重要了。我想说说这个有色彩的音乐，但是我不能。当多音节的词语如光速一样闪过我的脑海时，我只能说出一个个单音节字。

房间的结构正在改变，现在变成了一种晃动的钻石形状，然后扭成钻石形，好像什么人往屋里打气，使它膨胀到爆破点。我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物体上。它们会融化成空空的模糊团，或飞离到空中，自己推进，慢动作行进，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试着看我的表几点了，但是我不能集中到我的手上。我想要问时间，但是这个想法过去了。我太忙于看和听了。这些声音使人兴奋，这些景象壮丽之极。我完全被迷住了。我根本不知道它持续了多久。但是我知道一个卵形的东西将会出现。

这个大大的、快速而有规律地震动着的、发着亮绿色光的卵形的东西，在我实际看到它之前就在那里。我感觉到它就在那里。它在我坐的地方和远端的墙之间悬着。它的美丽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那时，我怕它会掉到地上摔碎。我不愿意让这个蛋破碎。好像最重要的是这个蛋不摔碎。但是即使我这么想，这个蛋还是慢慢地融化了，呈现出一支绚丽多彩的花朵，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花。它的难以想像的精致花瓣在屋里绽放，向各个方向喷射出难以描述的色彩。我感觉到了这些颜色，听到它们玩耍般地穿过我的身体，凉爽而温暖，如乐器簧片一般叮当作响。

后来，当我看见黑色的、闪亮的、像是由上千只蚂蚁背组成的花的中心正在慢慢地吃掉花瓣时，我开始担忧了。它以令人痛苦的慢速吃掉这些花瓣。我想以叫喊阻止它或使它加速。我被这美丽花瓣的逐渐消失所折磨，好像它被暗中为害的疾病所吞食。然后，突然的闪念使我恐怖地意识到那个黑东西实际上在吞噬我。我就是这朵花，那个外来的蠕动的东西正在吞食我。

我喊起来或尖叫起来，我实在记不清楚了。我充满了极度的害怕和憎恨。我听到我的指导说：“放松，随它去。别反抗它，随它去。”我试了，但是这种暗

